



72

究所

女奴金珠

陆 扬 烈 著

女 奴 金 珠

陆 揚 烈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女 奴 金 珠

书号 10087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紹 興 路 74 号)

字数 7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65 年 2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6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5001—66000 册 定价 (3) 0.32 元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《女奴金珠》包括反映西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短篇小说八篇。这些短篇，有的反映解放前西藏人民所受的最残酷的阶级压迫；有的反映奴隶的反抗斗争；有的反映奴隶的翻身和民主改革后他们所过的幸福生活。

目 次

星	1
远方的客人,請你留下来	21
寄自渡雪湖畔的信	35
旅伴	49
冠軍	62
巴索的一家	71
女奴金珠	87
大路伸向远方	105

星

跳神节，藏族人认为是一年中最吉祥的日子。尼玛人民公社，也选定在今天成立。

东方刚亮，喇嘛寺前的大坝上，已是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慊悍的民兵们骑着马，吊着战刀，准备大显身手；穿着长舞裙、戴满头饰的姑娘们，也下决心要舞出点能耐；各村的生产能手，有的牵着精心培养出来的细毛羊和纯种奶牛，有的抱着一捆颗粒大如豆子的青稞，来交流生产经验……

这时候，大经堂前忽然响起琴声。啊哈，呷梦也赶来罗！

这位说唱艺人，马上被四处涌来的人群围住。大家一看，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头，便立即安静下来，尊敬地望着他。

盲呷梦正襟危坐，态度肃然。他用怀里的那只土制三弦琴，弹了一曲人人会唱的《社会主义好》，作为开场锣。然后，开始讲起他的故事来……

一

不唱神仙，不说鬼怪，今天单讲那圣山尼玛（太阳）峰。

提起尼玛峰，如今上面是伐木队、钻探机、水电站，什么

都有。要知道过去这里简直是地狱！

遍山滿坡的黑松林，十人进去九迷路。三天出不来，不给毒蛇咬死、馬熊扯碎，也会被腐叶败草蒸出来的臭气熏煞。

这黑松林，可又是个大宝库。什么熊胆、麝香、狐皮，什么虫草、贝母、雪莲，遍地皆是。苦就苦在难以弄到手！

寺庙大活佛，多次逼着娃子们进山去取宝，总是有去无返。偶尔逃回一条命，也总是两手空空。

话说在二十多年前，尼玛寺里出了个娃子，名叫巴烏。大家都说他是山神转世。不然，怎么能如此自在出入黑松林，而且每次都是滿载而归的哩。

这天，巴烏从黑松林回来了。他骑着一匹高头细腿的白馬，腰插一柄长刀，肩背一支老式的英国步枪，老长的枪丫子，象两把利剑，从他肩膀上斜刺出来。他的右袖筒空垂着，袒露出半边古铜色的胸膛，赤裸着一条铁铸似的臂膀。

馬鞍后面，拴着一具馬褡，沉甸甸，饱墩墩地装滿着人参和虫草。

巴烏走进村来，天色未暗，那平时轻易不点的路灯，今天竟然过早地全数点燃，好不奇怪。

更怪的是这街道，终年乱七八糟、又臭又脏，今天竟然给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再往前走，噢！这墙上壁上，尽贴滿一条条红纸绿纸。可叹巴烏不识字，也不知道纸上写的是啥。肯定这不是符咒，因为符咒巴烏是认得的。

街道转了个弯，前面有一块小空地。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，手拉手围着圆圈，模仿大人跳的弦子舞，嘴里唱道：

紅軍哥哥去长征
大家拍手齐欢送
打败日本侵略兵
全国人民享太平

巴烏更覺得奇怪。這些小鬼，平時湊在一起，不是打架就是罵人，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斯文了？而他们唱的是些什么呢？

巴烏不禁跨下馬來，边走边瞧，想看看离开了五六天后，这村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果然，他发现街上多了一些穿蓝军装、背枪提刀的汉人。巴烏又惊奇又害怕。两年前，村里也住过一批汉兵，那些汉兵，巴烏认定是世界上最恶的恶人。他们高兴的时候，拿牦牛和羊子当活靶打；不高兴的时候，用皮鞭抽打乡亲们出气。乡亲们家里的东西，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。

现在，汉兵又来了！不同的是上次来的穿黄军装。

“穿什么衣服，反正一样。”巴烏决定远而避之，拉着馬韁，加快脚步，从那些汉兵身旁走过。

可是，巴烏看到前面有二十来个乡亲，正围着两个汉兵。一个汉兵站在一块石头上，在起劲地讲着什么。围着

他的乡亲们，竟然脸上毫无害怕、厌恶的神色，还听得津津有味哩。

巴烏忍不住朝那两个汉兵望了一眼，只觉一个红红的东西映进眼帘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汉兵帽子正中，有一颗红五角星！

巴烏继续向在村子中间的尼玛寺走去。

巴烏走进虎黄色的外围墙，就被一个小喇嘛叫住：“巴烏，大管家叫你一回来就到大经堂去。”

大管家叫去，凭经验决无好事。又不知有什么灾难要临头了！

巴烏硬着头皮向寺庙的中部走去，越走眼睛越花。寺内到处都挂着酥油灯。巴烏想不起今天是个哪个菩萨的生日，为什么要点这么多灯啊。

灯火辉煌的大经堂阶下，站着肥头大耳的大管家。他一見巴烏，胖脸上堆起笑容，迎上前来，双手朝前一摊，行了个大礼：“巴烏，辛苦辛苦。”

这真像是赖狗突然不吃大粪，奇怪得巴烏不敢相信。这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只見大管家把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说道：“巴烏，你的好运来了。活佛召見你哩。”

大经堂的楼台，是最神圣的地方，不用说娃子，就是一般的喇嘛，在寺庙里度过长长的一生，也不能上得楼台一步。今天活佛竟要在自己的卧室里召見他，巴烏怎能不疑虑重重。是福是祸，只有見得活佛才知分晓。

巴烏战战兢兢地跟着大管家上得楼台来。

又厚又重的門帘挑起，强烈的酥油灯光，从五光十色的玻璃罩里透射出来，用酥油擦拭过的如鏡的地板也闪闪发光，牆壁上油漆的鬼怪画像，毗牙咧嘴地瞪着眼睛。巴烏只觉得一阵目眩，也弄不清究竟是来到了地獄还是天堂。

門帘一块一块挑起，走过一间又一间。

最后一道門帘挑起，大管家进門把腰弯得像老鸛嘴。巴烏也只得学着样，走了进去。

未見人，先下跪。巴烏又模仿大管家的样子，乱伸了几下舌头，浑身抖一阵，算是表示了对活佛的敬畏。

見面大禮毕，巴烏抬起头，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。他心目中的活佛，好像应该是和画的那些菩萨一样，眉清目秀，庄严神圣。唉啊，怎么也没想到，面前虎皮椅上端坐的活佛，恰是一个面白如石灰的干癯老头。酥油灯在他的秃头上，反照出一些凌乱的杂光。那张松弛了的臉，又大得和他矮小的身躯太不相称。

“活佛，巴烏奉命来了。”大管家小心地报告。

活佛微微睜开养神的眼睛，朝巴烏扫了一眼。他指指身边的地板，嘴里挤出一个字：“来。”

大管家忙向巴烏做手势。巴烏就用膝盖“走”到那指定的地方。

巴烏刚坐定，这活佛伸出手来，竟在巴烏額前摸了一下，又咕嚕咕嚕念了几句什么经文。

巴烏平白无故，受到这梦里也不敢幻想的赐福，不知怎

么才好了。只听得大管家在一旁说道：

“巴烏，活佛对你一直另眼看待。活佛还要赐给你二十头牦牛，五十只羊子，一匹馬和你背的那支枪。你还可以在村里任意挑一个女人做老婆。以后，你们好好过日子，终身不支烏拉。”

巴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
今天看来是个怪日子。难道尼玛山神真要显灵了吗？

巴烏已经是三十多岁的汉子。他凭着自己三十多年来的見识，深知无功受祿，祸多福少。

果真，大管家又说了：“巴烏，活佛对你如此恩典，你打算怎么报答？”

“从头发到脚底，我身上每一根毫毛，都是活佛的，一切待听活佛的法旨。”巴烏毫无表情地说。

大管家突然伸长肥肉脖子，把脑袋探到巴烏面前，问道：“你看到街上那些汉兵吗？”

巴烏还没接嘴，大管家已经忍不住把牙咬得格崩格崩了：“这批汉兵是坏人中最坏的人！”

大管家说这话，巴烏又有点弄不清。两年前，全村的乡亲们，都把那批穿黄衣的汉兵恨之入骨；可是，活佛和大管家却和汉兵的本布（官员），好得像兄弟。而现在……

巴烏正在暗自思忖，冷不防活佛干嚎一声：“你给他们去带路，带上鬼崖去！”

大管家连忙加以注解：“这批汉兵，明天就要向北去，得穿过黑松林，翻过尼玛峰。他们不认得路，你去给带路。不

过，”大管家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：“你要把活佛的话记住了。”

“原来是要叫我去杀人啊。”巴烏这才恍然大悟了。

对该杀的恶人，巴烏握枪拿刀的手，从来没有颤抖过。可是，勇敢的人，是不乱杀无罪的人的。从乡亲们的态度看来，这大批汉兵似乎并没有作恶。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呢？

巴烏正在沉思，一个喇嘛在門口报道：

“汉兵大本布到。”

活佛和大管家起身迎客，巴烏忙退出来。

他穿过那间大客厅时，见喇嘛们正在摆设酒席。原来活佛要请汉兵大本布。

巴烏望望桌上的好酒好菜，疑心里面和着毒药。

巴烏身负重任，满腹疑虑，低着脑袋，边走边想，明天该怎么办。

巴烏顺着石阶，不觉已走下楼台，没注意，迎头撞在一个人身上。他收不住脚，滑了一下，身子失去重心，要不是被撞的人急忙扶住他，这一跤定然摔得不轻。

巴烏抬头一看，扶他的竟是个汉兵！

那汉兵在连声向他道歉：“真对不起，摔痛没有？”

旁边有个小汉兵，跨前两步，猫着腰，替他拍打衣摆上沾的灰土。

明明是自己走路没看前面，把别人撞了，别人反过来向自己道歉，巴烏心里实是过意不去。他想说句有礼貌的话，一

时又找不到合适的。正在这时候，大管家出现在台阶口，毗着大黄牙，皮笑肉不笑地大声喊道：

“啊哈，政委本布，我家活佛请！请！请！”

巴烏回过头去，望着那个中年的汉兵，心里钻出一个大问号：

“他，真的是个大本布？”

二

第二天一清早，巴烏得到大管家的允许，向自己家里奔去。

巴烏只有一个年老体衰的亲娘，瘦得像干柴，半筒水也背不动。她孤独地住在一个千疮百孔、小得转不开身的帐篷里。像这样的帐篷，大管家说，菩萨见了要生气的。所以，她就一直被撵到离村足足两里路的地方来了。

平时，得到大管家特许，巴烏做完了寺庙的差使，才能在月亮光下，赶回自己家里给老亲娘背点水，磨点糌粑。春天时候，得用几个整夜的时间，耕种那一小块的土地，好养活他的老亲娘。

现在，青稞已经成熟，巴烏决定在去带路以前，把自己家里的青稞收割好。

巴烏奔出村。村外的大道两旁，好一片青稞田，沉甸甸的穗粒，紧紧挤着，在清凉的晨风里，涌向天边。

乡亲们今天起得好早，已经在地里收割了。

巴烏再往前走几步，觉得有点特别。为什么今天大家

的心情这么好，嘻嘻哈哈，又说又笑？

此时，太阳刚好爬出东山山谷，从巴烏身后，直射到乡亲们站着的地里。巴烏猛觉有无数道红光，射进眼来。他踮起脚尖极目一望，原来又是那红五角星。这么多，这么多！在绿雾般的青稞丛中，显得格外耀目。

巴烏看呆了，站了好一会，才清醒过来。

巴烏奔到自己家的帐篷边，听到小石磨在唧唧地叫，老亲娘也夹在里面又说又笑的，很是兴奋。

巴烏走到帐篷进口，见一大堆已打落穗子的青稞秸，整整齐齐地堆在一旁。

“这是谁帮的忙？”

他想着就猫腰走进帐篷，正要发问，咦！只见帐篷里坐着一个汉兵，正在起劲地推着小石磨。再仔细一认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昨晚在大经堂台阶下，给自己拍打灰土的那个。

“巴烏，你好啊。”汉兵早已认出他了，竟还叫出他的名字。

巴烏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老亲娘就忙不迭地站起来，眯着眼睛，向巴烏絮絮诉说：“巴烏，这些本达（最亲的人），啊，真是好！帮我们收青稞、背水、割柴禾、捏饼糌，什么都做。”说时，转过身来，向这个小本达撅撅嘴：“就是一点不好：连半碗糌粑也不肯吃！”

帐篷外，突然响起越来越近的馬蹄声，有人在喊：“巴烏在不在？”

巴烏应着钻出帐篷。骑在馬上的背枪娃子，指指自己身后的那匹馬：“大管家叫你馬上回寺庙，馬上要出发了！”

老亲娘和那个小汉兵，也钻出帐篷。老亲娘满脸惊惶和不安。小汉兵扬起手，喊道：“巴烏，我叫猛勒。我们就要在一起工作了。”

太阳正当头，汉兵本达排好队，要出发了。

全村的人，都挤在村头的大道两旁，手里托着盛放酥油的羊皮囊，提着装满奶子茶的铜壶。歌手摇着响铃，捶起扁鼓，唱得泪花闪闪：

远方飞来的鹰
跨上万里旅程
愿天地显神灵
朗朗晴空无云

.....

巴烏和政委走在队伍最前面，乡亲们都向巴烏施手礼。大家都真诚地感谢巴烏，认为他是在代表全村的人，答报这些汉兵本达们啊！

巴烏受到乡亲们这样的尊敬，联想起早晨大管家把他叫回去，又一次的嘱咐，他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懊恼，恨不得馬上钻到地洞里去。

歌声突然间停住，人群顿时鸦雀无声。巴烏抬头一看，

原来是大管家赶到，他代表活佛给政委送行。

只见大管家双手捧着哈达，笑容满面：“祝政委本布，一路平安，前程万里！”

说完，又闭上眼睛，嘴里咕嚕咕嚕念了几句祝福经文。

巴烏站在他对面，心里像吃进一只蝎子似的想呕。他想要把头转开去，正好迎着大管家念完经睜开的眼睛，那眼睛里，向他射来两道刀一样的目光，好像在说：

“鬼崖！鬼崖！”

三

天空万里无云，风停树不摇。大家走得汗流浹背，身上脱剩一件单衣，还热得喘不过气来。

大路伸延到黑松林边缘，悄悄地绕过向西而去。

巴烏站住，对政委说道：“政委本布，树林子里寒气重得很，最好把皮袄穿起来。”

这确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事：走得汗流浹背的时候，突然就要穿上毛皮袄！

不料，这位大本布居然毫不迟疑，不顾眼前金星直冒，解开毛皮大袄，认真地穿起来，边穿还边向猛勒下命令：“命令部队立即穿上毛皮袄。任何人不准例外！”

巴烏非常惊讶。他的一句话，竟然引起这么大的重视，产生这么大的力量，有生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心头涌起一阵激情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一脚踏进黑松林，政委只觉得迎面一股寒气压过来，差

点连气也喘不过来。幸而巴烏有意跨上两步，站在政委前面，用他的高肩膀厚胸膛，挡住了这寒气的尖锋。

背后的人，虽是年青力壮，仍止不住大打喷嚏。

进得黑松林，如同闯进个黑房子，前面一片黑。脚下的腐叶烂草，蒸起一阵臭味，直叫人翻胃。那塞满林子的寒气，更是无孔不入，钻得每个人浑身冰凉。

政委只觉头晕目眩，脚跟酥软。

巴烏赶快伸出一只臂膀，将政委挟住，扶着他走，又说道：“这里停不得。”

政委马上又向猛勒下命令：“快传下去，咬紧牙，快步跟上！”

说完，气喘得不行，但他仍用尽全身力气，加快了脚步。

猛赶了五、六里，天色渐渐亮起来。抬头看，树叶子稀了，露出小块小块的蓝天。

巴烏停下来，扶政委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，转身在石缝里采了一把野草叶子。

他把这野草叶子，放在嘴里嚼烂，然后，托在手心里，送到政委面前。

政委遵照他的意思，拿来塞住鼻孔，顿时有一股清凉的香味，渗入肺腑，觉得十分畅快。只听得巴烏说道：

“这草我们叫‘雪丹扎’，长生不老的意思。我在林子里，糍粑吃完就吃这草。泡水喝也蛮好。”

说罢，他就拿起一小撮，放进嘴巴吃着。政委也拿来一